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

澹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宅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蒼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音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音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音中聲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

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冥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音中聲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由我出而道由我行矣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二

夫音符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上聲下同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音去聲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音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天道十三

入於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出而道由此行矣是故明此以南面云云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意蓋如此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音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下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音騫音萬

天道十三

故曰知天樂音洛下同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
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
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去聲天下其鬼不
崇息類反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
聖人之心以畜詩六反天下也

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
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是故其
生死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
之中蕭蕭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
無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禍則不廢一靜
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
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
不由此種學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
不由此

夫音符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五

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
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
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

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
當然然前言明此以比而舜之為臣也則
臣亦當無為矣持虛齋以為看莊子不得
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
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離而

庶事其
用隳矣

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知去聲雖落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音悅也能雖窮海內不

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上聲而萬物

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

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
落與絡同謂包絡也窮竭也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六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早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去聲詐治去聲之末

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音

經反田結隆殺去聲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為器

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
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
故無為之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
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
所以先則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
先而少去聲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去聲變化之流也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七

夫音符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
道乎宗廟尚親朝音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
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
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
從乃造化之定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
於四時體撰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
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後網
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
昭穆之有以序也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
之有以行事也則尚其賢而承乘之有以
序也

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
非序安取於道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
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愚知去聲處上聲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八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許六
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去聲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
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太原出於天
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
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
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
之形以成之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
之能故次原省也省試也所以別人才任
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

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各歸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不致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致其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脩身各安其治無以加此而此段論醇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於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悟道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九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聲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事上非上之所以畜反詳六下也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者為之法也非人先者其未學也驟而語之倒而道也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

哉可用於天下而不足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者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去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特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設舜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為自天德而己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天德而己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成者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也非人之合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去聲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煩十二經以說音稅老聃中其說曰大泰音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音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音開待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一

音意幾音平乎後言夫符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音上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傑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

之書也微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音稅老聃中其說曰大泰音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音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音開待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二

此二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性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焉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哉亡子外子也擊鼓求亡子疑古有此俗

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
 音巧知聲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
 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重跣謂足有厚皮百舍重跣而不敢息求
 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膚齋以妹作味謂棄蔬於暗昧之地
 似覺未受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三

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珍
 而疎棄之成綺因譏其寡恩而不仁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
 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
 言昔者有譏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
 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
 老聖言巧知聖神之人當機敏給應若如
 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即不及
 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
 忤者蓋以吾必有其實而後與人與之名不
 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
 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恒服初非作
 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恒服如服初非作
 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曰非以服
 然矣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有服非勉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
 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
 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
 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鴈行避影則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
 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顙顙中央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四

廣而兩頭銳也闕口去之貌去法遮反張
 也義然嚴毅之狀崖衝穎闕皆賦相之
 不良者能自收斂則亦可自掩者似繫
 焉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係而心常不定
 也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機發
 若機括敏捷而巧中也察而審伺察而詳
 審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
 之氣可觀也凡此十者皆以為不肖之徵
 過微之外設有此十者必以竊目之夫脩
 其身者必虛靜恬淡退讓博節然後暴慢
 之氣不涉於身以是機警之人竊擊日
 深渾沌死矣宜乎不為老聖所取也
 夫子曰夫音符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揀音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還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言名之曰本其寔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五

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廣乎其有容淵乎其莫測也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物不足以累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爲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之偕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符音同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六

而藏之視爲秘典以爲道載此書吾貴道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爲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人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於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反輪於堂下釋椎反鑿而上聲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邪音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

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音相已夫音符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

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

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七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

徐句准林解意指輪荀而言徐寬也疾緊

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

而難入要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

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

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

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

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

糟粕是甘而不免為輪人之所笑矣於是

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帝王之德上通於天

無為自然明此南嚮

虛靜恬淡

堯之為君

達本明宗末在於下五末非先太平令主聖臣告君昭揭仁義書貴載道輪扁設譬

和天和人要歸主君九變次舉曲士論治天德出寧老氏棄妹言豈盡意古人已徂

本在於上詳責臣者先後有序倒道而行孔聖藏書成綺典刺桓公讀書糟魄也夫

天道十三

南華經卷四

十八

外篇天運第十四

澹宇集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開闢變化如風雲之卷舒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蔽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反古咸而不得已邪音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一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音洛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音上彷徨音旁孰嗟吸且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言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惟而行之是也居無事三字最妙蓋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機械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機誠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機誠故意詰問此箇機誠直是閑密難曉得此點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虛騰雲而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此方者北地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嗟吸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

巫咸音超曰來吾語音去女音上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音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二

如音上細微問巫咸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商大音泰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乎
莊子曰不然夫符音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
無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奇聳然亦有至
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
可見仁無性而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
陰陽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
不從焉無不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
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
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
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愛
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三

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仁而不及於
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
乃不及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
矣知至仁之過於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
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
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
天音符南行者至於郢以肩比面而不見冥
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
敬孝易反下
皆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音息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
爵拜焉至富國財拜焉至願名譽拜焉是以
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比不見冥山之謂
也何者皆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
孝亦理之所致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
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
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
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四

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渾沌之德也
故以為難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使
之不能忘我者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
親忘我則我無心也故充以親為難猶一家也
化而忘天下無迹矣故充以親為難猶一家也
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
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
不為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
蕩蕩乎無得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
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
節一行之士勉為脩飾以役其德者也
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拜焉至富在
我則國財拜焉至願在我則仁義拜焉
者兼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
諸凡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
皆有變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

不淪不可得而淪
孰得而并之哉

止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音汝始其然哉吾

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

音清夫音符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

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五

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音執

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音廷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一死一生一償音反粉問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西作樂之
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
氣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
行之以禮義太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
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
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

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而應之以自然五德貌言視聽思也董
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
天地之所謂和應之矣故能調和四時太
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
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故一盛
一衰而樂之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武陰
也至於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
調和而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
蟄蟲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發舒鼓舞不
能自一死一生一償音反粉問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言變不可執也惟不可執故女聞之
而懼始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六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音阮滿阮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為

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

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枯老 梧而吟目知聲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充空虛。至委蛇。威

移女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剛。象氣序之。句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聲氣之。洋洋。流動。充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七

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不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若混逐。叢生林樂音。而無形。布揮而不與。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悅故有焱。反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音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八

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有言樂之節。奏乃

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謂元神之主宰五官皆備言五宮之司各效
其職此樂之謂天樂無俟於言而心說者也
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咸氏為之頌曰
聽之六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消天地
包舉六極此神人之德在而無乎不在無為
而無乎不為者人不得此不足謂之天樂
樂不得此不足謂之樂女欲聽之耳
無從接也末其然則樂之德尊次以急故感
故樂始於懼懼則樂之德尊次以急故感
樂之德民卒於感感則樂之德尊次以急故感
則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九

去聲為矣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
曰何也師金曰夫音獨狗之未陳也盛平聲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
彼不得夢必且數眴音音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獨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
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南華真經副學

同圖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與鄰
是非其昧邪 奏音蒙

獨狗祭天解廉之物祭則棄之禮也若復
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夢謂魂
已陳獨狗之名物羣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茲
非夢昧之

夫音符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吐回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音餘周魯非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

車與今斬音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音結者乎
引之則俯舍音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音去聲故譬三皇
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查音梨橘柚由夫邪
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去聲以周公之服。

彼必齟齬音齟挽裂盡去上聲而後慊苦牒反觀古

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

而顰音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奉音奉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

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一

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而之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而變何必屑屑焉求其同哉亦達治之為貴焉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必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猿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顰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而何哉
篇中重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儆古道之難復而哀夫

子之終窮耳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音貝

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

音烏下同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

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

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二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

子孫

度數謂制度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陰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於外

故久而無得道之形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精切非苟以騁詞求勝者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謂
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就夫
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
子印證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
入者也聖人不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
待其自悟而後正之聖人不隱者作止語
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
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上聲觀反而多責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三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
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音補逍遙無

為也苟簡易以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

是采真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
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
而擅之已身若夷齊齊名於首陽之下比
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
者先王之蘧廬蘧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
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觀
則必受人之詬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
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

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
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蘧廬而推
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
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
養也蘧廬者解曰無出也養即女子小兒難養
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平聲之則慄上聲舍之
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
戮民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四

鑒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止
足之人蓋貪夫徇財烈士殉名者死權
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不知鑒
非善保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而無所湮音因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人所用之器
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
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故循大變而心無
所湮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
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滯滯也以此是人而用
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鑒

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
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
開闔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
開則蕩蕩無礙而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音符播甫

反糠音康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音文

瞋音瞋膚則通昔同不寐矣夫仁義惜音慘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音上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

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音耶夫鵠音胡洛不日浴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五

而白鳥不日黔音反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

為辯名譽之觀音去不足以為廣泉涸音胡洛魚

相與處音上於陸相响音吁以濕相濡音儒以沫

未音不若相忘於江湖

夫淨空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况
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
亂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
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
賦皆出自然如鵠之本白鳥之本黑不俟
染濯若一出於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
辨皆為天下純全之朴一有造作則不足
多矣今墮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

自然之朴乎為名譽之觀乎名譽之觀又
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一
何病也道德隆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
一何亂也不若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

道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音暢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
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嚼合也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六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

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音居堂而應

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

曰夫音符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

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

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子語去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
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去音其親
殺反音其殺上音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反音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上音禹
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七

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
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也過者化存者
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
以當之故子貢曰夫子之容也欲弟子通而
聲者無道孔子以爲先矣年欲弟子通而
將何也老子曰吾子貢乎夫子貢曰只知祖
宗五帝熱聞老子卑夷帝王心切疑之世
舉爲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心切疑之世
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爲窳鑿渾沌非
純爲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而
純一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者有驕而無心者且宅而無情
族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其親睦其
而民不非殺其殺者徵也民有爲去音其親
治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殺其殺者徵也
賢故天能使民爭心競爭氣決裂也蓋
能至使孕婦十月而辨誰何如子氣生
未變天開而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
變而謂變其大且道爲公之治天下也
在下而謂變其大且道爲公之治天下也
有出而謂變其大且道爲公之治天下也
罪不順以歸於順也殺人也殺人也殺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八

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是
非天下之人自相與異而儒墨之徒此
安早婚少娶不循人之道而起於家室
始自倫而今少娶不循人之道而起於
女本倫不可責以人道而娶今也然機
心倫本不可責以人道而娶今也然機
則固未得與禮記大道爲公一役意亦
營異也

余語去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夫去音上悖日月之明

下睽苦圭反山川之精中墮音四時之施其知

懣音反於屬音蠟又之尾鮮規之獸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

乎其無恥也子貢竟竟子六反然立不安

大道無為之世其政問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

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何者日月有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

焉用智察察則上恃日月之明以照覆盆今山川之精居方黃位今焉用智察察無故

而鑿山無故而濬川則下睽乎山川之精矣四時舒慘氣序自如今焉用智察察為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十九

先事之備多未然而防寒暑不能擅其權生殺無以施其令而中藥乎四時之施矣

老子云以知治國之賊是以其禍於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者亦不可恥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如此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

言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音邵之迹一君無所

鈞用甚矣夫音符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

邪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過治音去世之君也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干也鈞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笑

夫音符白鵲音鵲之相視眸反子不運而風

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

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二十

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烏鵲音鵲魚傳沫細要音平者化有弟而兄啼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

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蓋亦感之無迹者若白鵲以目相視眸于不運而

神相感是也者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

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也化謂生子類自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言風化

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而山有鳥其狀

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言風化

者幾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苟得此迹則鳥可以感通止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迹則鳥可以感通之於本又何必出靜而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爲是孔子亦化之出於自然者正與上文互爲對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而生也魚與鳥孕不相發明鳥鵲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母孕不交但仰其此皆自然而然能化人矣此與化爲人與化爲老子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此義而作亂辭

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其在皇宣此義而作亂辭

無言若反

北門變志

天運十四

南華經卷四

廿一

舟車異通

道不可傳

道非口耳

來真之遊

帝降而王

與化爲人

其得之矣

風化斯神

仁義憤心

道遙之墟

公器難取

無主不止

再陳獨狗

外篇刻意第十五

澹字集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開連用六箇故曰未引野語結之有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熟讀詳味妙義自見

刻意尚行去聲離聲世異俗高論怨誹非音爲亢

音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

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反吐回

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一

下爲治去聲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

國之人致功拜兼者之所好也就數素口澤

處上音間音同曠音同鵬音同魚音同無爲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

吹音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

矣此道音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

所好也若夫音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

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音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割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誹訕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脩脩潔其身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二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天地之平道德之質只是以平質二字分貼兩邊無甚深義。聖人休是一句言止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

上知智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

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皮虛無恬淡乃

合天德

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劫知者。先事之謀。故我光而不耀。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必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

聲惡聲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三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反虛之極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逆。則胸中

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逆。則胸中

世情而不得謂之粹。逆與逆相。似但

逆細而不得謂之粹。逆與逆相。似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之道也

夫衆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
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靜固矣
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
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
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旨
但言養神則於
道門更切耳

夫音有于越之劍者押反君甲而藏之不敢用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四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
於天下蟠踞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
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于越吳劍也押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
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竝流

上際於天下蟠踞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
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
精神之功用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
載周子太極圖說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
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
即二五也神一而巳矣故精則散處於五
之府而威聽命於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
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神一而巳矣
於用神守而勿失則固矣故神一而巳矣
分則一矣然要知一是一箇天與子載一
無聞矣至於我即一是一箇天與子載一
守神而為精附於我即一是一箇天與子
精相為依附精即神也神與精俱是神也
貴精而貴精者無勞也神與精俱是神也
喪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故素也者謂其
刻意十五 南華經卷四 五

存而不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
真人不亦宜乎爾時方壺外史為作亂辭
聖人不忘其德乎全
無德乃全
其德為急
守神為急
謂之真人
合於天倫
能與一素
能體純素

外篇終性第十六

澹字集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通連說下以恬養知
 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泰聖人之德隱
 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
 大行不知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詳無疵
 善戰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
 者以恬養知下贊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音
 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終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一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
 音也信行音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
 則天下亂矣

澹清治也滑汩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
 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
 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
 思亂明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
 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性性求明
 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
 謂之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
 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
 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
 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問本體澄然

莫非其性之發而無以知者常自恬然
 神發也又謂之以知者常自恬然
 恬無以知為之知者常自恬然
 知在無和理出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
 相養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也道而無所
 德而無所不義之名也立義明而物觀則各盡
 乃心而歸於性則樂之節所由立矣信客
 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節所由立矣信客
 體之所行而順其自樂之節所由立矣信客
 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
 根華實並數而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
 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徂於俗
 終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二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莫報則物必失
 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
 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夫聲人雖有知去聲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
 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
 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
 各足蒙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

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
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於無為自然之
天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
語如是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
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濟焉者用
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
興治化之流濠音淳純散朴離去聲道以善險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三

德以行去聲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
去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乃歷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
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去聲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
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其性
矣猶品為德衰順而不一已失其性
坂泉漆鹿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
謂危行去性從心起識道心微而人險如
與心識者從心起識道心微而人險如
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則樂則滅質博
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
未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
而復其初蓋至是以與乎世與道交相喪矣
此喪乎道是雖聖人與乎世與道交相喪矣
聖人不與乎世與道交相喪矣
聖人不與乎世與道交相喪矣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四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去聲而不發也時
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
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
待此存身之道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純正無疵反一無
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
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上其其所而反其性已

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去聲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音全之謂得志

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一而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人不以知窮已皆在混茫之中與一性而得澹漠焉者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有一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五

易其樂音洛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吐黨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樂其去不可止故不為去聲同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去聲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數段遞進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來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

不可樂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淫而貧賤不與移彼此皆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去則不樂者不在此無所樂與寄則樂樂無窮去則不樂者不在此無所樂在寄則樂樂無窮去則不樂者不在此無所樂恬淡哉世人不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慕未之知也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壺外史為作亂辭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

繕性十六 南華經卷四 六

深根寧極深根寧極小識傷德小識傷德得志樂全得志樂全喪已於物喪已於物是謂倒置是謂倒置時命大行時命大行小行道淫小行道淫軒冕非性軒冕非性是謂倒置是謂倒置儻來而寄儻來而寄知不以飾知不以飾反一無迹反一無迹

外篇秋水第十七

澹宇集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闡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真在學問究竟反真亦只是箇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甚醇正下段

秋水時至百川灌反音河湮音流之大兩溪

侯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

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至於

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一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

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音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

睹音觀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故以河伯寓言淫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龍於黃河濁流泛溢拍滿兩岸故曰湮流之大兩涘河中渚崖上有牛馬大水而岸遠不復能辨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廣天之觀盡在於已及其北至於海東而望水天混涵

茫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

乃望洋向若而歎若海若澹水之神也聞

道百以為莫已若言世之以少自多者聞

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者固

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幾乎局

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局

於已見而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殆矣下

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

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

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

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猶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鼃音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音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二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北之大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於

大觀矣

註中氣象一段可歸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乎等也故謂大者泱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等政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是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三

知其極而安其分道遙者月其本多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有音也若如惑之者之說轉以大小相負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時奔馳於勝負之境而敗天民之存者豈不失乎莊生之旨哉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下同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處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四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與空乎計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與粟乎計空中之有米稗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相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不以我之一對物之馬體乎如是則益少矣而五帝連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避之以為多夫子語之以為博是奚足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殆無以異矣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不同無窮時無止分下同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錄明也今故字故遙而不悶擬交而不鼓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反但塗故生而不說悅音死而不
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如上帝到至小地位更無進步看他轉身
變換固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胸中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五

曲士不能解莊子所說義故河伯欲大天地
而小豪末此箇見識便自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
始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
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
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
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於古今而
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無窮証於常明
以塗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
使著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也
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
為遠以是觀之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
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証之蓋身之無窮
今古者亦以身見矣而証之蓋身之無窮

南華真經副墨

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
今即過去之現在也然則古今之變猶
今之視過去之現在也然則古今之變猶
而之視今無常分有古而後之今是以
勿望後以是而不知時之無止蓋人常
前則後待而不知其無止則其後自息
及則盈虛則盈者為之喜虛者為之悲
之盈物固不終為之喜虛者為之悲
而虛亦不終為之喜虛者為之悲
喜失亦不終為之喜虛者為之悲
平而往不陂而往有往而無復則知生
出而往不陂而往有往而無復則知生
死而往不陂而往有往而無復則知生
何禍之有也往而無歸也而屈者必伸
而終始之有不可謂其沒吾寧而不崇
而終始之有不可謂其沒吾寧而不崇
而終始之有不可謂其沒吾寧而不崇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六

言死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
曰不可生也而吾自足之知物之禍夫
故其生也而吾自足之知物之禍夫
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之禍夫
吾自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之禍夫
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焉
地之為大謂其不豪末之為小乎然其
者何也謂其不豪末之為小乎然其
其所為也謂其不豪末之為小乎然其
時之為也謂其不豪末之為小乎然其
此至大之域窮而不知其無止分而
適也無窮時之無止分而適也無窮
無故者則其時之無止分而適也無窮
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

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助將來如是則我雖豪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倪何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寶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莊子與莊子乃能証此妙哉妙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

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音符下同自細視大者不

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音孚與邪埤

大之殷盛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七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而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此為大小之至故有此問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則不得謂之精矣

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

為去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去聲殊乎俗

不多辟與僻同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八

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

去至德不得大人無已音紀約分去聲之至也

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到大人體道之事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仁恩自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之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雖不賤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不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污之行亦不賤之謂如上文所指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

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
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
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
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
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已
我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分也約如以約
失之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
故能成其大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音易下同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吐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九

賤不在已以差楚宜反下同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立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

分去聲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一味玄同河伯因

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即如

孟子其大者為貴賤有小人自是一種道

以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

貴賤去云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惡至而

之義此箇分別俱屬心識竅鑿渾沌大非

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

觀之自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為

別故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其貴賤又

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其大小之

而之則我小之則更小而大之則更大矣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

情如人說某句皆是他好的又我隨眾喜

他篇篇句皆是他好的又我隨眾喜他不

好我隨眾惡他則見他件件事皆是不

好的不知他的大而小之則天地之微我

宇宙在手造化而小之則天地之微我

乎芥子之納須彌妙高山也則豪末之微

言芥子之納須彌妙高山也則豪末之微

為丘山乎知是則何物之小大亦未有定

而差數觀矣然則何物之小大亦未有定

倪小大有無之分明是非不可得而倪貴

至於有無之分明是非不可得而倪貴

觀之因其無之稱是而非不可得而倪貴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不

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

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

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東家之西而東而禾
必東之果為西也便舍東而西則西亦不
西之果為西也便舍東而西則西亦不
成西矣舍西而東則東亦不東矣
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如對立無缺其一
有而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無故者
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故者
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知矣然曰定者
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此與知矣然曰定者
其所然則萬物莫不非而然則非非則非
有定也知萬物莫不非而然則非非則非
之趣操觀矣蓋王仁暴自然而邪非人亦
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邪非人亦
此皆於不為之中安有分別彼勝此負卒
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喪而人心之所以日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一

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濟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快讓而絕湯武爭而

王云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舜

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

衝城而不可以室反珍悉穴言殊器也騏驎

音驎戶花騏驎音一曰而馳千里捕鼠不如

狸力之往音星言殊技也鵲音鶻夜操七括

蚤音察豪末畫出瞋音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去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舍聲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反物患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如惡音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又設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噲則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二

為則矣爭賤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
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札堯舜之行
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反珍悉穴言
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鵲音鶻夜操七括
察毫末而畫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用於此
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短用於此
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
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然於此而或於
於彼若古之無常治之世理於前而或於
後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
是不明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
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物有方之見而不
知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

而觀為芥為穀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
一逆其俗則人以寡夫目之亦何取於禪
繼而貴之乎默然乎河伯之知貴賤之為
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
其不可分也篇中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
重照映如國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
脉尚未串貫始學之流急難着眼諸家箋
解咸屬朦朧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則
此老之意幾不
明於千古矣
根於淮南子鵲夜聚蚤蚤而食之不失崔
本作爪言鵲鵲夜聚人爪甲於巢中梁麗
屋棟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三

舍上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
賤是謂反衍以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差楚宜嚴魚檢反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繇由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之忍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
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
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為乎何不為乎夫音固將自化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
何適從何為為貴何為賤蓋有貴有賤皆
而觀也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
世諦也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
相傾相役因有貴賤則貴以賤賤以貴皆
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者
寬義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
梗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四

無謝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
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
則有得有失而謝而不施則何多謝之足
乎慎毋執一而道參差然曰無拘而志與
無一而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
有君而無私德由四方之無窮而無私德
私福泛泛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而無
兼懷萬物執承若翼之而無私德而無
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
無終始而物有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
觀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不敢時乎其成而位乎其形時成謂居其
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
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
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

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音北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五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即德義躋音鄭丈躋音獨丈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謂盈虛消息之理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巖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戾者也

而不以物害已也且知語至德者謂大不能焚水不能溺暑不能焦寒不能凍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此猶言立德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此謂語大義之理之極也道要理極即上文所謂知此老學問活發上地知經知權無固無我此身常在大造爐中常自逍遙快樂唐而無當哉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六

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廢出天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改轉無以人心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以得殉名得謂已德泰於為名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泰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變求龜麟音玄音玄麟蛇蛇麟風風麟目目

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去聲}踰^{音卓}而行

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

子不見夫^{音符}唾^{音吐}者乎噴^{音反}則大者如

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音升}數^{音上}也今

子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

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音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

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音東}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七

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音秋}躡^{音踐}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

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

夔一足^{音夔}蛇百足^{音蛇}無足^{音皆}能自行^{音然}猶有

南華真經副墨

蛇之喻九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
出箇用小勝以爲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
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
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音入}而絃歌不

輟^{音丁}子路入見^{音現}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

曰來吾語^{音去}女^{音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

人非知^{音去}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

同失也時勢適然夫^{音待}水行不避蛟^{音蛟}龍者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八

漁父^{音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音似}虎者獵^{音獵}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音去}

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音上}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音上}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處猶止也制
命猶言達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音去}學先王之道長

聲而明仁義之行去聲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可不可困百家之知去聲窮衆口之辯吾自以

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音茫焉異之不

知論之不及與音余下知去聲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反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反於新

几大音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音符下

埴音坎升之鼃音乎謂東海之鼃必減曰吾樂

下音洛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楚被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十九

之崖赴水則接腋音持順反以之蹶音泥則

沒足滅跗音還音旋音軒音蟹與科斗莫吾能若

也且夫擅反一壑之水而跨音時音埴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反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音矣於

是遠反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十年九潦音而水弗爲音下音同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回

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音不知是非之竟音境而猶欲觀於

莊子之言是猶使音負山商輅音馳河也

必不勝音任矣且夫知音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

方趾音黃泉而登大音皇無南無北音然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二十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音之以辯

是直用管窺天用錐音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音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匍音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夫子

之業公孫龍口呿音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

逸而走

此一語甚有辯才子非處安知魚之樂惠
 從而子之與水陸異物非族類何所
 曰子非我之樂耶莊子不知魚之樂耶復子
 善辯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
 我不知子之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非
 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知何况魚為非類
 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
 子反覆論取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
 子論也若尋其本論已口皆為枝葉之談非
 本論也若問我者正欲得已所以知我之知
 矣而猶問我者自是可知我居濠之上而
 知則濠下者不言可知我居濠之上而
 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
 故一體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
 秋水十七 南華經卷四 廿三

草子厚之聽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
 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伯也自多觀於北海
 醜將奈何大禹方達觀
 至人細莫倪語非所盡意豈能思
 大人無已無知分知時一體同觀
 反衍謝施無動不為謹於去移
 大義之方何無為不為謹於去移
 察乎危天安無故滅命仲達理明權
 無成人滅勝龍真井結以孔非暴勝
 而成大勝惠龍真井結以孔非暴勝
 莊子楚龜知之上我固非魚
 其樂只且

外篇至樂第十八

濬宇集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
 而存將箇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
 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時晝夜連命者不哀觀
 生老病死等如一味順其自然
 化者無惡長樂而長存也
 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天下有至樂皆音同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

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

奚樂奚惡去夫音符下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一

所下者貧賤天聲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遂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

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去聲下

同形也亦愚哉大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

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音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

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去天下見音善矣示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音耶下同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音循存音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音鏗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二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發此一語
急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二無有哉
反詰之詞屈原卜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同
之一意旨與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
等一語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
聲讀愚者以物害已富者苦形勤作類多
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
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
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
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亦疏乎壽者負此
有憂有患之身惜惜不亦何自苦也而

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土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遠逖邪却去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不爭名不爭利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之知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之知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三

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徂於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則無所於樂而無幾可以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無幾可以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

此無是箇甚廢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
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爲之詠茫乎
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真空無
象矣茫乎茫乎而無有象乎茫即混茫之
義茫即沕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
爲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爲而無不爲
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爲哉知無
爲則虛靜恬淡而
不以苦爲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音據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音上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四

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反古弔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素夫二號大宗師中子祀子桑户孟孫才等章參看益

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繁然言焉能不知繁然與世人同情哉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而言偃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解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持被入省中顧妻妾刺刺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爲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死關頭說箇無生法恐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其有生死幻變不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開情安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只是箇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煎炒不動金剛經世尊道我昔爲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五

截支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
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蜜中
保有進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
亦是他學問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況外
身而觀化者此處莊生猶爲惠子俯從兩
句曰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慄然以爲不
達於命故止也猶爲方便說法直恐驚倒
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箇我尚
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着眼
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學
問做方壺外史急爲拈出爲莊生立此一
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証
道又却是外史老漢心切也諦聽諦聽急
爲提撕早還八刻何故無情說法無情受
擬議商量
總不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

虛同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反竹九其

意廢廢主去聲然惡下同之支離叔曰子惡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

生者塵垢音荷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柳瘍也味意柳多癰腫故以為瘍癰之喻
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生
者塵垢也解見末條此段郭象註好先示
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六

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
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髑髏然有形攸音

以馬槌反拙鬼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

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

乎將子有不善之行去聲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

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音髑髏枕而

臥夜半髑髏見音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反七容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樂音洛不能過也莊子不信

曰吾使司命復扶又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

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

寶音蹙子六顙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七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
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
真謂莊子有生死歎服
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音孔

子曰善哉女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褚猪許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格猛短者不

可以汲居反深夫音符若是者以為命有所

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

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煖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且女音汝獨不聞邪音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侯御音迓而觴音傷之於廟奏九韶音常以爲樂

食一饔音里反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八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音嗣之

鰭音秋鰭音條隨行音杭列而止委蛇音威而處音上

彼唯人言之惡音去聞奚以夫音待諂諂音乃交爲

以鳥設喻謂齊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
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
樂聞矣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音寸忽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音上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音去惡音去故異也故先聖

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

之謂條達而福持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說以

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

適不同人之事知其一也故求實於名設義於適

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九

則持福常在於已鳥

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音提蓬而指

之曰唯子與女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子果歡乎種音上有幾得水則爲監音繼

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音賓之衣生於陵屯音門

乃則爲陵鳥音音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

之根爲蟻蟻音音其葉爲胡蝶音音胡蝶胥也

化而爲蟲生於竈音音下其狀若脫音音括其

乾音千餘骨乾餘骨之沫音末爲斯彌斯彌爲食

孟許今願以之輅音路生乎食音黃音輅音况音生乎
孟反 許反 願反 輅音路 生音 食音 黃音 輅音 况音

九音猷音督音茂音茂反如音鋌音生音乎音應音輔音鰭音鰭音歡音羊

奚比去聲乎不音筭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援扶也言弱體沒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子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十

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爲期既未嘗死又何以

女爲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于與

若同在大造
舉其化生凡
水爲豔可以
以水爲五行
之助先芒莠
之言得

所假借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竟者

而後生上塵塵相牽如綵如縷其名爲翳
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綵如縷其名爲翳

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膜其在水
土之際兩岸之旁水得土氣漸凝漸漸厚遂

有體質其色沉凝至爲蕭條之在是曰畫
苔漸近土生於陵也化爲陵焉陵焉車

前草名也。多生岩墓。又公清爲其性。手

陵得蠶桑他爲其及蠶村其
足亦草名其根化爲蟾而葉爲
蝶又

生於田夫野竈之下者得人之氣化而爲
無支無穀其狀若脫名爲鴈撥鵲撥犬

鳥足來者最爲強健而乾餘骨之沫化爲

斯彌斯
次曰食
食醢食
醢雖小
而自氣
血中

空來而中亦故能醺醺以生相順輅多順見輅此生蟲九相九猷而猷飛生於

黃輓黃輓生腐罐腐罐生替芮通大率此

無類書至此類皆虛傳乃知阿難宿

世惟願多聞晉室強華庾叶
不尊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

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十一

藥草中所謂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名
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名
青寧注程生馬生人郭註以爲俗本

多誤亦夏五傳疑之盛心也而林慮齋註
直謂人馬皆草名如馬齒人參之類不知

何本又謂莊子故爲詭恠之名萬世之下
受其愚弄他破審是則南華爲愚弄

天下之書
言而誣先
曰然則不
然何解天
氣而生人
曰愚意直
可謂程

生而空寂而漸著而轉忽而愈靈而人雖至貴

而之不
惟臆
昔說
持者
史未
臣免
謂有
元所
之假
始借
祖則
於不
狼借
麋於
此物

其言微蓋造化之始生物而至於生人則靈秀備矣若是馬齒人參則不過庶草中

二一六三

之一品造化到此便了更無所歸
 人又反入造化機中一化生人參
 乎分明白說造化機中一化生人參
 生徑自明以說造化機中一化生人
 入大造機中一化生人參
 下復曰萬物皆出於一氣長歸於
 與萬物本同皆出於一氣長歸於
 指體等閒發此氣長歸於一氣長
 乎樂宜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也
 史重法身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也
 至我思存身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
 匪樂法身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
 大累有生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
 命有指成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
 機入一指機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
 出機入一指機此義而作亂其自化可

至樂十八

南華經卷四

十二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寂宇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達生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食
能盡精微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

氏疏不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達生十九

南華經卷五

一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去
 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悲夫音符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
 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
 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正平則與彼更平生更生則幾矣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遺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